

中华名著英雄谱 水浒传卷



中华名著英雄谱

鲁智深传奇

原著 施耐庵

改编 赵晓鹏

绘图 王元骅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智深传奇/赵晓鹏 改编; 王无骄绘.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87 - 2593 - 2

I. 鲁… II. ①赵…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620 号

书 名: 鲁智深传奇

改 编: 赵晓鹏

绘 图: 王无骄

责任编辑: 李方舟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66083600 66085300 66063678

电 传: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5mm × 210mm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三拳打死镇关西	1
第二回	酒醉大闹五台山	19
第三回	仗义大闹桃花山	51
第四回	嫉恶火烧瓦官寺	73
第五回	神力倒拔垂杨柳	87
第六回	情深大闹野猪林	105
第七回	二龙山上显威名	117
第八回	三山聚义归水泊	135
第九回	兄弟情义闹华山	154
第十回	梁山好汉打天下	168
第十一回	忠义报国受招安	182
第十二回	扫北征南建奇功	197
第十三回	放下屠刀即是佛	214

第一回 三拳打死镇关西

只说那史进在家里帮助了强盗犯了事，受到官府的缉拿，所以便提了朴刀，离开了少华山，寻路投奔关西五路，朝着去延安府的路上走来。一路上急急忙忙的，免不得要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夜里住下拂晓就行。独自一个行走了半个多月，来到了渭州。

“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就在这里？”史进便想进城来看看，那里也是有着六条街三场市的。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设在路口，史进便进到茶坊里来，拣了一副坐位坐了下来。茶招待问道：“客官，吃什么茶？”

史进说道：“吃个泡茶。”

茶招待点了个泡茶，放在史进的面前。史进开口问道：

“这里的经略府在什么地方？”

茶招待说道：“就只在那前面。”

史进说道：“请问那经略府里头，是不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

茶招待答道：“这个府里头教头非常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道哪一个是王进。”

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大汉子大踏步直直地走进茶坊里来。史进看了看他，是一个军官的模样，头上裹着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边是两个太原府制造的纽丝金环，上身穿着一领鹦鹉绿丝织成的战袍，腰里系着一条文武双股乌鸦青色的绦子，足上穿着一双鹰爪皮四缝的浅黄色靴子。生得是脸庞圆耳朵大，鼻梁直嘴角方，腮边上是一部络腮胡须。身高有八尺，腰有十围粗。那人进到茶坊里面坐下，茶招待说道：“这位客官你要寻什么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就行，他谁都认得。”

史进连忙起身施了一个礼说道：“长官，请坐下喝杯茶。”

那个人看见史进长得高大魁伟，像一条好汉，便过来给他还敬了个礼。两个人坐了下来，史进问道：“小人我大胆地问一下长官你的高姓大名？”

那人答道：“洒家就是经略府的提辖，姓鲁，名达。请问阿哥，你姓什么？”

史进答道：“小人我是华州华阴县的人氏，姓史名进。请问长官，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皇宫禁军的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这个经略府中有没有他？”

鲁提辖答道：“阿哥啊，你莫不就是史家村什么九纹龙史大



郎吗？”

史进赶紧向他拜了一拜说道：“正是小人。”

鲁提辖也连忙给他还了个礼，说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那王教头，莫不就是在东京惹恶了高太尉的那个王进？”

史进答道：“正是那个人。”

鲁达说道：“俺也听说过他的名字。那个阿哥却不在这里。

洒家听得人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那里干事。俺这里是渭州，却是由小种经略相公镇守。你问的那个人不在这里。你既然是史大郎，我好多次听说过你的好名头了，你就和我上街上去吃杯酒去。”说着鲁提辖便挽了史进的手，走出茶坊来，然后鲁达又回头朝里说道：“茶钱洒家自然会算还给你的。”

茶招待随即答应道：“提辖只管吃就是了，没关系，只管去吧。”

两个人挽着胳膊，出了茶坊，上街走了三五十步，只见一堆子群众，围住在一块空地上。史进说道：“兄长，我们去看一看。”

他们分开人群一看，中间围着一个人，靠放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几副膏药，用一个盘子盛着，上面插着纸签儿，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弄棒卖膏药的。史进看了一眼，却认出他原来就是教史进入门起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往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了”

李忠一看是史进，便应答道：“贤弟啊，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鲁提辖说道：“既然你是史大郎的师父，也跟俺一块去吃他三杯酒去！”

李忠却答道：“待小子我卖了膏药，讨了回钱，然后一同和提辖去。”

鲁达说道：“谁耐烦等你哩！去就一同去吧！”

李忠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这是小人我的衣饭啊，是没有办法的。提辖先走吧，我会寻去的。贤弟你和提辖先走一

步吧。”

鲁达焦躁起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骂道：“这些家伙们快夹着屁眼滚开，不走的洒家就要打了！”

群众一见是鲁提辖，就一哄都走开了。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说道：“好个急性子的人！”当下收拾了行头和药囊，寄放好了枪棒，三个人转弯抹角地来到州桥下面的一个有名的潘家酒店。

酒店门前挑着一个望竿，挂着酒旗，在空中飘荡。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拣了个干净整齐的阁儿里坐下。提辖坐了主人的位子，李忠对席，史进在下首坐了。酒保打了招呼，认得是鲁提辖，便说道：“提辖长官啊，要打多少酒啊？”

鲁达答道：“先打四角酒来。”

酒保一面摆下菜蔬果品给他们下酒，却又问道：“长官，吃什么下饭啊？”

鲁达说道：“问什么！只要有的，只管卖给我，一起算钱还你。这家伙，只管来聒噪。”

酒保下去，随即便把烫了的酒端上来，但是能下口的肉类食品，全都端上来，摆了一桌子。

三个人酒喝了好几杯，正在说些闲话，较量一些枪法，说得正在投机，只听得隔壁的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地啼哭。鲁达焦躁起来，便把碟儿盏儿的都摔在楼板上。酒保听见了，慌忙上来看时，只见鲁提辖一副气愤愤的样子。酒保赶紧叉起手说道：“长官要什东西，吩咐我就卖来。”

鲁达说道：“洒家要什么！你也一定认得洒家吧！却怎么

教什么人在隔壁里吱吱的哭，搅扰俺弟兄们吃酒！洒家该不是少了你的酒钱！”

酒保赶紧说道：“长官千万不要发怒啊！小人我怎么敢教人啼哭，打搅长官吃酒啊！这个哭的，是顺着酒座儿卖唱的父女两人。他们不知道长官们在这里吃酒，所以自己觉得苦了便啼哭起来。”

鲁提辖说道：“真是作怪！你给我叫他们进来。”

酒保赶紧跑过去叫人，不多时，只见那两个人便到来了。前面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拍板，都来到了面前。再看那个妇人，虽然没有十分的容貌，但也有些动人的颜色。她擦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头儿也跟着过来相见了，鲁达便问道：“你两个家住在哪里啊？为什么啼啼哭哭啊？”

那妇人便说道：“长官你们不知道啊，请让我来诉说诉说：奴家我原本是东京的人氏，因为随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他们却搬移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得病死了，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在这里活生生受苦。这里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因为看上了我，便强行使了媒人和保人，要奴家给他作妾。谁想道写了三千贯钱的文书，却是虚的钱实的契，硬要了奴家的身体。没等到三个月，他家里的大老婆真是好厉害，把奴家连赶带打地撵了出来，不准再聚会见面，把我们着落在店主人的家里，还来追要那原来典身的三千贯钱。父亲懦弱，没法和他争执。他又有钱又有势，当初没有得到他一文钱，如今哪里去寻钱来还他呢？没有办法，父亲自小教得奴



家一些小曲儿，就来这里酒楼上顺着座儿给人唱。每日里但挣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了他，留些少的我父女们好维持生活。这两天酒客稀少，却耽误了他的钱限，怕他来讨的时候受他羞辱耻笑。我父女们想起这样的苦事来，没有地方去告诉，因此啼哭起来，不想却给误冒犯了长官。千万请饶恕罪过，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歇着？那个

‘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着？”

老头儿答道：“老汉我姓金，排行第二。我孩儿的小名叫翠莲。郑大官人便是这里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叫做‘镇关西’。我老汉父女两个，就在那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里住着。”

鲁达听了便说道：“呸！俺只说是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那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的泼皮，依仗着俺小种经略相公的门下做了个肉铺户，却原来是这样地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说道：“你两个先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家伙就来！”

史进、李忠抱住他劝说道：“哥哥不要发怒，明天再去跟他算帐。”两个人三回五次地才把他给劝住。

鲁达又说道：“老头儿你过来！洒家给你些盘缠路费，明天就回东京去怎么样呢？”

父女两个告诉他道：“若是能够回故乡去的话，你便是我们的再生父母，重新养育我们的爹娘。只是那店主人家怎么肯放我们啊？郑大官人一定还安排着他来要钱哩。”

鲁提辖说道：“这个不害事，俺自有道理。”他便从身上摸出来五两多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说道：“洒家今天没有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给俺，洒家明天就送还给你。”

史进说道：“这算什么啊，还要哥哥来还！”便去包裹里取出十两的一锭银子，放在桌上。

鲁达看着李忠说道：“你也借些出来给洒家吧。”

李忠便去身上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说道：“也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递给金老

汉，吩咐说道：“你父子两个拿去做些盘缠路费，一面收拾行李。俺明天清早起来，便打发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把你留下！”

金老汉跟女儿一同拜谢了去了。鲁达把那二两银子又丢还给了李忠，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便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天再送来还你。”

主人家连声应承道：“提辖只管自己去吧，只要来吃就好了，还只怕提辖不来赊帐哩！”

三个人出了潘家酒店，来到街上分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奔客店里去了。

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自己住的地方，回到房里，晚饭也不吃，就气愤愤地睡下了。主人家又不敢去问他。

再说金老汉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了店中，安顿下了女儿。他先去城外远的地方，寻觅下一辆车儿；回来又收拾好了行李，算还了住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着第二天天明。当天夜里也没什么事。

第二天一早五更起来，父女两个先打起火来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才微微明了，只见鲁提辖大脚大步地走进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哪里是金老汉歇的地方？”

小二答道：“金大爷，鲁提辖在这里寻你哩！”

金老汉打开了房门说道：“提辖长官啊，到里面请坐啊！”

鲁达说道：“坐什么哩？你去就去，还等什么！”

金老汉便引了女儿，挑了担儿，做着感谢提辖的样子，就要往门外走。店小二拦住他说道：“金老爷往哪里去？”

鲁达一看，便问道：“他少了你的房钱？”

小二答道：“小人我的房钱，昨夜里都算还了。他该是还欠着郑大官人的典身钱，安排在小人我的身上看管着他哩！”

鲁提辖说道：“郑屠夫的钱，洒家自然会还他，你放这老头儿回老家去！”

那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起来，揸开五个指头，照着那店小二的脸上只一把掌，打得那店小二口里便吐血来；再又一个拳头，打落他两个当门的牙齿。那店小二便爬了起来，一溜烟似地跑向店里躲去了。店主人哪里还敢出来拦他？金老汉父女两个，急急忙忙地离了店中，出了城自己便去寻那昨天定下来的车儿去了。

再说鲁达寻思起来，恐怕店小二赶了去拦截他们，便从店里搬过一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摸着金老汉已经走得远了，才站起身来，照直朝状元桥走来。

只说那郑屠夫开着两间门面，摆着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扇子猪肉。郑屠夫正在门前柜台里头坐着，看着那十来个捉刀手在卖肉。鲁达走到他的门前，叫了一声：“郑屠夫啊！”

郑屠夫一看，见是鲁提辖，慌忙走出柜台来唱了一个喏，说道：“提辖饶恕罪过！”便叫他的助手搬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啊！”

鲁达坐下后说道：“我奉了经略相公的旨意，要十斤精肉，切成臊子，不要看见半点肥的在上面。”

郑屠夫便招呼道：“伙计们，你们快选好的，切他十斤去。”

鲁提辖说道：“不要那些腌脏的家伙们动手！你亲自给

我切。”

郑屠夫道：“说得对，小人亲自去切就是了。”他亲自去那肉案上，拣出了十斤精肉，细细地切成了臊子。那个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到郑屠夫家要报说那金老汉的事情，却看见鲁提辖坐在那肉案门边，不敢靠拢过来，只得远远的立在那里，在房檐下张望。



这郑屠夫整整地亲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好了说道：“提辖啊，是教人送去吗？”

鲁达说道：“送什么！先等等！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一些儿精的在上面，也要切成臊子。”

郑屠说道：“刚才那精的，怕是府里头要包馄饨吧！这肥的臊子干什么用啊？”

鲁达睁着眼睛说道：“相公是这样吩咐洒家的，谁敢去问他？”

郑屠说道：“那是合起来用的东西，小人切就是了。”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地切成了臊子，用荷叶来把它包了。整整地折腾了一个早晨，就到了饭罢的时候。那店小二哪里敢走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们也不敢靠拢过来。

郑屠问道：“叫人给提辖拿了，送到府里头去吧？”

鲁达说道：“再要十斤寸金大的软骨，也要细细地剁成臊子，不要见一些儿肉在上面。”

郑屠笑着说道：“可不是特地来消遣我的吧？”

鲁达听了，便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眼看着郑屠夫说道：“洒家特地来就是要消遣你！”便把两包臊子照着他的面上打了过去，却好似下了一阵的“肉雨”。

郑屠夫大怒起来，那两条忿气便从脚底下直冲到头上顶门，心头那一把糊涂无明的造业火种，焰势腾腾的按捺不下，顺势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的尖刀，突地一下跳了下来。

鲁提辖早已拔步站在当街上。许多邻舍以及十来个伙计，哪个敢向前来劝阻？两边过路的人也都停住了脚步，就连那个

店小二也给惊得呆了。

郑屠夫右手拿着刀，左手便伸过来要揪鲁达，却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了他的左手，赶上去朝他的小腹上只是一脚，便腾地把他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上去一步，踏住他的胸脯，提着那醋碗儿大小的拳头，看着这郑屠夫说道：“洒家从一开始投靠老种经略相公，做到那关西五路廉访使节，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持屠刀的屠户，狗一般的人，也配叫做‘镇关西’！你怎么强行坑骗了金翠莲！”扑的只是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是鲜血迸流，鼻子也歪在了一边，却好似开了一个油酱铺子，咸的、酸的、辣的一齐都滚了出来。

郑屠夫挣扎着爬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了一边，口里只是叫着：“打得好！”

鲁达大骂道：“直娘贼，你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照着眼眶边际的眉梢上只是一拳，打得他眼棱缝裂，黑眼珠迸出，也好像开了一个彩布铺似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开了出来。两边看的人都惧怕鲁提辖，谁还敢向前来劝他！郑屠夫吃不住了，便讨饶起来。

鲁达喝了一声道：“咄！你是个破落户流氓，要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现在对俺讨饶起来，洒家偏不饶你！”又只是一拳，在太阳穴上打个正着，却好似做了一个全堂的水陆道场，磬儿、钹儿、饶儿一齐乱响。鲁达一看，只见那郑屠夫直挺挺地躺在地下，口里边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动弹不得。

鲁提辖故意地说道：“你这家伙还装死，洒家再打！”只见